

病與死旁的賢治

金森修（東京大學教授）

「雲是無依無靠的羸酸」

宮澤賢治「風景」

無聲的慟哭

讓我們試著思考一下，宮澤賢治在其短暫的生涯中，健康良好的時期並不長，年輕時也有鼻炎以及肋膜炎等病歷。但是在他三十歲請辭了花卷農校的工作後，便自己作飯生活順便開始指導農民，此後其病情才開始為人熟知。昭和三年八月，宮澤賢治在三十二歲之時，設立了羅須地人協會，此後爲了肥料設計和稻作指導到處東奔西走，因此疲累而引起結核性肺炎。其後於昭和八年九月，以三十七歲之齡去世，在去世前幾乎沒有一天處於完全健康的狀態。疾病和死亡，便在賢治的身旁。

從昭和三年八月開始的兩年期間，宮澤賢治所寫的詩篇總稱爲『疾中』¹，醫學文化史的立川昭二形容其爲「日本詩歌史中歌詠疾病的最高作品群」²。『疾中』裡收錄著一篇「用眼睛說話」，在開頭即有「不行！/無法停止！/因爲不停地咕嚕咕嚕地湧出！/因爲從昨晚便無法入睡而血也不停地流出！」³的迫切表現手法。在一般人的眼裡，或許瞬間會認爲這是描寫肺結核咳血的感覺，但「咕嚕咕嚕地湧出」的句子，給人一種矛盾的感覺。果然根據立川昭二的說法，這是因壞血病而造成的牙齦出血⁴。血液是因爲營養失調使得牙齦潰瘍而咕嚕咕嚕地冒出來。只是看到本已虛弱的身體不斷地流失〈生命的元素〉，詩人還是

騰出幾行以「儘管留著血 / 這般安然不苦的是 / 魂魄中途離開了軀體」的詩句來歌詠此景。並在最後以「由你們來看或許是相當淒慘的景色 / 但我看到的是 / 還是美麗的藍天 / 和一陣清澈透明的風」的詩句，作為詩篇的結尾。

以現在的時點多讀幾次這句詩，應該不是只有我個人會強烈感受到一種類似既視的感覺。這是一個非常衰弱的病人，客觀地將其身體狀況逼真地描繪出來。同時也將自己瞬間從整個狀況中抽取出來，給人一種好像毫不在乎的感覺。這種感覺就像是要重新回歸藍天與風的一片自然之中。宮澤賢治在一開始，並未意圖要創造這種類型的描寫手法，但是隨著從身體健康轉為病痛纏身之後，對他本人來說當然也是痛苦經驗，但他並不強調這種經驗，而將其視為廣大自然界中的一小部份，賢治身上就背負著這種態度的文化。而醫療界不斷成功克服難治之病，為了維持健康這個準·絕對價值而持續努力，我們多少都受過醫療界的恩澤，因此心中也一定儼然存在這種態度。死亡儘管是件重要的事，但同時也暗示著死並非是最重要的事，這種精神一定潛藏於我們心中某處。賢治這首詩的一節，引起我們心裡極為自然的共鳴和迴響，給予我們一種既視感和既讀感。

然而，這也可說是宮澤賢治在歌詠自己的身體和自己的死亡，才能創造出來的描寫手法。原因是即使對宮澤賢治完全不感興趣的人，也應該在哪裡看過「永訣之晨」、「松之針」、「無聲慟哭」等詩篇的片斷，而這些詩篇就是在歌詠他所溺愛的妹妹とし子（toshiko），於大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家中因肺結核即將病逝的事。這些詩篇綻放著淒涼之美，這種美是如何客觀理性的註解，都無法說明清楚。很多人都曾擁有這種經驗，就是不時插入的方言，讓我們一時難以理解其意，但這詩篇的字裡行間太過於動人，因此為了讀懂其意，我們便將視線停止而目不轉睛地盯著內容。原來這位具現代性技巧的詩人，也在這些詩篇中將本土性、風俗性的基礎表露無遺，其風俗性更直接幫助他感情的流露。結果妹妹的死亡，正如〈無聲慟哭〉般滯留於他口中，也決定了他往後的一生，決定了他一生的心境。

如上所述，自己的死，也就是〈第一人稱的死〉，即使能夠融入〈自然的邏輯〉中，擁有重要共同經驗者的死，便會成為〈第二人稱的死〉，降臨在我們身上。我們能夠有些地方忽視〈第一人稱的死〉，但是〈第二人稱的死〉，卻

不可等同視之。

斷章：人稱和死

以往存在主義的大眾版在世上流行時，「人終究會一個人孤獨地死去」等等話語，是以存在主義的思維為根據，因而曾被廣為流傳。但如果將以上所述之事加以考慮又會激起如何平凡的字句呢？〈第一人稱的死〉，確實必須接受孤獨，但若反覆自古以來的反論，〈第一人稱的死〉令人恐懼的，其實是至死前的病痛之苦和劇痛，而非是死亡本身。其實人無法經驗自己的死亡，能成為經驗的死亡，是在人將赴死的瞬間才能體驗，也因在此瞬間人將會離開世界，因此自己的死只不過是個虛焦點。

但即使如此，或許也有人會反駁說應該想像〈沒有自己的世界〉，為此而感到空虛與恐懼。但是〈沒有自己的世界〉的想像，我們是否在百年前即已存在，我們在百年前不存在的事到底有何恐怖？百年後不存在的事也是類似如何。但若是我們特別思慮這種恐怖感，或是類似空虛的根源，大概就會變得如此。明明日前還和大家一起活著，但自己卻已經不行，不久將要離開人世。即使自己不在世間，但卻只有這一點不同，而其他的人與事物還是依舊留存下來，因此內心為此感到空虛，也因此孤寂而感到恐懼，這種心情我們並非是不能體會。但是反過來說，自己離開人世時，應該沒有人會認為如果我們熟知的所有人、這個世界、圖書館、美麗的山谷、珊瑚礁等都一起消失的話該有多好。自己數十年間所參與了的這個世界——它應該是和自己有著同等的重要性。我們活著的時候，大都會努力專注於一些事物，想要做些工作，這不正是因為想要在這世界上留下些什麼嗎？烙印了這個〈痕跡〉的世界，如果會和自己的死一起消失的話，又有誰會想要再認真的工作呢？我們的生與自己，是同時也面對著他人和這個世界。只要我們認為自己的死，能將自己的一些痕跡留在這個世界，死便會退到生的旁邊，而事實上生的痕跡，也留在自己不知道的何處。

因此〈第一人稱的死〉，不可能是最大的問題，那麼到現在為止尚未提到的〈第三人稱的死〉呢？事實上，雖然用一句話說是第三人稱的死，但其中是

有各種不同的類型。在派出所門口看到的〈今日首都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數〉，也可以看得到〈第三人稱的死〉，但這種情形是連在哪裡死亡、什麼人死亡都不知道，就好像是如文字所述，是遠如統計值一般的死亡。只要沒有特別的情形，是不需要因為特定個人的死亡而有重要的意義。那麼〈認識但沒見過面的人的死〉又如何呢？這就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情形。我們都知道瑪麗蓮夢露是如何死的，也知道笛卡爾是如何死的，甚至也知道甘地是如何死的。這些各別情形中，他們所賦予死亡的意義，成為不同的聲音微妙地在我們的耳裡迴盪。現代人中沒有人見過笛卡爾，他是合理主義派哲學家，在中學時代課本上留下了「我思故我在」這句話，但姑且不論大家對他的認識僅止於此，若是稍微詳細調查之後，會發現他的人生和他的死亡，可以說是接近第二人稱的。他平時是平常絕對不早起的人，但受女王之託前往北歐，在北歐從一大早就開始上課，因此他活的不久便死去了。仔細了解這些事情之後，可以說即使幾百年前的人，也有宛如現代人一般的感覺，這種感覺就像是在哪裡接觸過他。此外，雖說時代較為接近，但恐怕還是沒有人見過甘地。但是知道甘地從事何種社會活動，且因此政治理由而遭到暗殺之後，我們可以自此看到一種高貴的精神型態，也可能宛如觸及了〈第二人稱的死〉而大為感動。我們的確是將第二人稱做為標準，而並不是第二人稱本身，但這還是有可能發生的。

因此或許可以這樣說，我們人生擁有的某種豐富程度，是建立在每個人活著的時候，能夠觸及多少〈第二人稱的死〉，依存在其所觸及的程度。相繼失去世上誰也無法替代的人，於是無聲地在內心慟哭，貫穿身體的悲傷而受到打擊，雖然看起來是自相矛盾，但這種感性的人才是過著豐富的人生。其理由不只告訴我們〈第二人稱的死〉，對我們具有什麼重要，也意味著若是能將某人的死亡視為〈第二人稱的死〉，就能擁有許多時間與死去者和〈第二人稱的生〉相伴左右。我們〈不只是為了性〉，是爲了接觸〈第二人稱的生〉而活在世間，若是照這個意義來看，宮澤賢治是十分了解〈第二人稱的生〉和〈第二人稱的死〉的人，——某種意思來看他是個幸福的人。

折磨致死

題外話到此為止，讓我們再次回到宮澤賢治的世界！宮澤賢治的作品中，主題若以病或是死來做象徵，就並非只限於其個人的病情或是其妹的例子，許多地方都有可能是取材的對象。例如爲了反映爲農業指導投入的心血，他有爲數不少的詩篇是關於農作物的作品。其中也出現稻熱病等〈植物的病〉。『春與修羅詩稿遺補』中的「三月」⁷，也明顯地在描寫農作物的病，但同遺補中的「[刺眼的憔悴]」⁸等，雖是用比較隱伏的手法，但也是以農作物的病做爲書寫主題。本論文以下部份不談論賢治的詩，而將目光轉向他的童話世界，他之所以驚人創造出童話世界，其契機據說是因爲他在大正十一年，突然前往東京訪問國柱會，當時發生爭吵之故。雖然賢治到晚年都持續創作童話，但是大正十年，也就是賢治從二十五歲左到三十歲辭去農校的五六年間，才是他以童話作家創作最活躍的時期。在此一提的是，這此時期賢治的身體是處於比較良好的狀況。但是像「銀河鐵道之夜」⁹的代表性作品，到他死前曾被修改了數次，可說到最後都未有所謂的〈定稿〉，這是爲人熟知的事實。賢治不厭其煩推敲和修改到最後的結果，就是在其童話的多數作品中，獲得了所謂如〈水〉般的流動性，假如有所謂的〈定稿〉，那也只是一種如水波的東西。

另外，若在他的童話中將有關病或死的部份提出做概括性地談論，這樣的方式會造成無法深入討論，因此筆者避開這種方式而僅談論幾篇作品，這些作品是聚焦於筆者所感興趣的主題上，而且在病與死的兩個主題中，筆者特別將死爲中心做爲主題。即使主題的焦點只聚於此，但藉此應可了解賢治的童話中表現方式的多樣性及複雜性。

首先從略爲奇怪的短篇童話開始看起。大家都知道「要求特別多的餐廳」¹⁰，這篇有名的作品是倒轉過來的設定而成立，內容在描寫誤闖山裡的兩位紳士，餓著肚子走入一家不知名的餐廳打算要吃東西，但卻反而好像是要被餐廳吃掉。宮澤賢治另一篇作品或許沒有這篇童話有名，但也是將視點完全顛倒過來帶有些許奇特之感的童話，而解說者天澤退二郎認爲，這應視爲賢治的童話中「首屈一指的傑作」¹¹，這篇作品就是「法蘭頓農學校的豬」¹²。但遺憾的是，這篇原稿的開頭幾頁損毀不見了。這篇作品內容旨意極爲清楚，是用豬的立場觀

点，來看被我們當成家畜的豬被屠殺的情形。原則是素食主義者，對於進食動物極為討厭的宮澤賢治，也有一篇叫做「素食主義者的大祭典」¹³的童話，但在「法蘭頓農學校的豬」中，相當詳細描寫豬並沒有得到任何拯救，而到最後被屠殺的經過。在接近開頭之處，學生說的話非常令人感興趣，就是「[豬] 喝水或吃拖鞋或稻稈，就會長成最上等的脂肪或肉。豬的身體就像一個活生生的觸媒，和白金是一樣的東西」¹⁴。如上所言，像豬一般的家畜，就是一種製肉機器，而不是特別的東西，學生的話裡本質上就隱含了這個極為殘酷刻薄的事實。週遭的人類讓豬如何有效的增肥，或是使其技術理論開花結果，這是幸或不幸，在現實世界豬都無法理解。但是在這童話當中，豬有著與人類匹敵的智慧和洞察力，例如發覺「姑且不論那兩個人會送給我食物，但他們常以北極天空般的眼神，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的身體…」¹⁵，用北極般的眼神評價的人。而且奇怪的是，家畜撲殺同意簽訂法的法律通過後，若要宰殺家畜，必須得到家畜的屠殺同意書才行。但有北極般眼神的人類，絲毫沒有降低家畜的家畜性，而邊諂媚邊取得宰殺的同意，這個故事設定的極為殘忍。人類將其虛偽的操心、用心偽裝成如北極般的眼神。而且宰殺歸宰殺，人類卻以折磨致死的方式宰殺。另外為了取得豬的同意，所說「活在這世上的所有的東西都必須得死」¹⁶的話語，這句話本身當然是個真理，但就其使用的文章脈絡及意圖，也使這個真理蒙上了醜陋的污泥。而且面臨迫近的死期而心情低落的豬，若是體重下降的話，人類會為了提高其商品價值而將牠綁起來強迫進食，也就是強制肥育。（順帶一提的是，同意簽訂法是虛構的，但強制肥育並不是虛構。例如鵝肝就是將鵝或鴨強制肥育製作而成的食材。）這樣沉悶的童話在中途還未結束，這個有智慧的豬，從毫無用處地被宰殺，甚至到身體被分解成八塊，每個的片段都描寫得很仔細。但宮澤賢治加上了「太過於哀傷」的一句話，將屠殺的情形留為部分的啓發。總之，最後幾行是以「……夜晚的天空十分晴朗……微微發光的弦月，將蒼白的水銀光注入雲端，在冰冷的白雪中，洗得很乾淨的豬被支解成八塊，被埋在堆積如戰場的墓地般的雪底」¹⁷做為結尾。

裸露出家畜的家畜性而拒絕感傷，藉著金屬性的比喻（水銀的光），而使故事結束在這個僵硬氣氛裡的童話中，若要將其解讀為只是素食主義者政治性的彈劾，是很困難的。宮澤賢治運用的手法，是從事態〈本質的改善〉一端開

始放棄，將其發揮在放大我們人類對家畜的冷酷與無情。透過對待家畜所出現的死，甚至並非是生物的死，而是從稻稈變成肉過程中的一齣戲碼。被支解後理當流出大量的血，卻不知消失於何處，消失的血在雪或水銀光這種白淨的印象中，莫名奇妙地被殺菌了。這篇和農業或農家有密切關連才能寫出的作品，當中潛藏著一股哀淒感，我認為這部作品的確可稱得上是傑作。

生死之業

雖然沒有家畜那樣殘酷，但其他生物和我們人類，都在生與死的枷鎖間汲汲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存活，這是不會所改不變的。爲了生存必須直接屠殺其他生物食用，或是爲了生活必須屠殺其他生物維持生計。有一篇「從洞熊學校畢業的三人」¹⁸作品，其後發展成爲「蜘蛛、蛞蝓與狐狸」¹⁹，作品中作者就有深入的描寫。這部作品中描寫蜘蛛、蛞蝓和狐狸，各有適合其生命型態與生活樣式的方式捕食獵物，即使捕獲的獵物向其求饒，他們還是將其屠殺啃食，故事內容帶有像童話般半透明的現實感。而牠們最後都丟了性命，在未成型的「蜘蛛、蛞蝓與狐狸」中，從最後「跑往地獄的馬拉松競賽」²⁰這句話，我們可以推測這篇作品原本的主題是與因果報應的佛教有關。在演變成形的作品中，這句話消失不見了，取而代之描寫的是三者的死亡來臨之時，蜜蜂爲維持生計而採蜜的情形，而採蜜並不需要把花殺死。天澤退二郎觸及田中瑩一對此變化所做的註解，其見解是此乃爲了將蜜蜂的情形，與其他三種生物屠殺和啃食的〈生存罪〉²¹作爲對比而使用。的確，若是我們與採蜜的蜜蜂一樣只針對食物，或許我們生存的型態本身已有很大的改變！但實際上，我們總是屠殺豬、牛，剝碎這些血淋淋的生物將其烹煮啃食乾淨，而且爲此感到美味至極，這不就是〈生存罪〉嗎？像宮澤賢治這樣的人，也許是賭上了一生而提出這種疑問，我們現在對此疑問輕鬆回答是十分不遜且可恥，我們只能將賢治的疑問以疑問的形式保留而不解答。

另外，宮澤賢治有一篇作品「那米床山的熊」²²的作品，作品中處理了我們生死中反應出的業障問題，另外也加入了和上述作品不同的內容和觀點。這個作品描述一個行家淵澤小十郎的故事，他是獵取高價值〈那米床山的熊膽〉的

高手，這也是個描述熊的故事。獵師和熊，是殺與被殺者的關係，因此普通情況下兩者應該會是敵人，或者頂多只是疏遠的他人關係。但這短篇作品的靈魂之處，就在其關係並非如上所述。賢治從開始是這樣描述的：熊對小十郎是懷有好感。只是到了熊自己要被殺的瞬間，便「沒有太多的好感」²³。而小十郎即便在殺熊的時候，也並不會厭惡熊，接下來小十郎的台詞，更將這部短篇作品的精隨表現的淋漓盡致：「熊阿！我並不是因為憎恨你而將你殺死，是因為做生意而得射殺你。雖然我可以做些其他沒有罪惡的工作，但是我既沒有田地，樹又是上面人的東西，我出了鄉里誰也不會理我，別無方法只好當起獵師。你是因為因果而生為熊，我也是因為因果而幹起這樣的買賣。喂！下輩子可別再投胎為熊了」²⁴。

在接近故事尾端時，類似的話是由相反的一方說出。一月的某個早晨，準備要去工作的小十郎，因為感到老化及疲勞而難得向家人透露出無意入山打獵，其後便前往以前就固定去的地方找熊。正確的判斷使他順利地找到熊，但沒想到卻受到熊激烈的攻擊而倒下。這時他聽到從遠方傳來這樣的聲音：「喂！小十郎，我原本並沒有打算要殺你」²⁵，同時他發覺可以看到藍色星星般的光芒若隱若現，於是他如此的想：「這就是我已經死的證據，死前才會看到的火。熊阿，原諒我吧！」。於是熊抱著死於中央的小十郎，以回教徒般的姿勢一直祈禱，這部短篇就以此情景作為結束。最後小十郎死的情況描寫的十分曖昧，就是小十郎遭到熊的襲擊而頭鳴，頭鳴後周遭便成了一片藍色，或許這並不是當場死亡，僅是衝擊而造成昏厥。而在最後祈禱的場景中，有「死後凍僵的小十郎」的表現手法，或許這是「凍僵而死的小十郎」的表現，也就是小十郎在昏倒後，因山裡寒冷而氣絕身亡。

但無論如何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小十郎和熊之間的關係，和洞熊學校三隻動物與被啃食乾淨的生物間的關係，兩者間的性質是相去甚遠。儘管宮澤賢治儘可能將小十郎與熊的故事，描寫成人類為生而殺、為生而食的罪與所謂的業障無關，且二者間並非互相厭惡對方，但也並未因此消除了殺與被殺的關係。小十郎臨死前的最後一句話：「熊阿！原諒我吧！」，在整篇故事裡不但絲毫沒有矛盾地融入其中，甚至可說是自然而然的引起迴響。這並不是像是烏托邦般沒有殺害等的世界，但即使是殺害，裡面也含有「無可奈何」和「抱歉」的心

情。懷著這種心情的小十郎在狩獵時，帶有盡力向被其奪走性命的熊誦經祭拜的味道。或許賢治也曾意圖將這種理想，反映於小十郎生與死的情形之中。因此我們也應在此重新思考，死亡對他而言，並不是最大的問題。

死是消逝而去的小鳥

即使像小十郎這樣的人，也得爲了生活而一直屠殺熊，並不一定是爲了自己要活下去，而也許是爲了扶養家庭而屠殺。即使如此，因爲帶著生本身的沉重和枷鎖，所以誰也無法任意拋開來自衣食住的拘束。飢餓、寒冷十分痛苦難受，因此生是沉重的。此外，就筆者到現在的敘述來看，或許會有讀者認爲筆者是主張「死是輕鬆的」？但並沒有這回事，死也是十分沉重的，只是並非最沉重的。

順帶一提的是，宮澤賢治也有一篇將死描寫爲輕鬆的通過點的作品，叫做「²⁶度十公園林」。度十就是賢治，也是賢治的童話裡存在的一個典型角色，也就是低智能兒，一個被孩童們視爲蠢蛋、被大人放棄的低能兒。有時他會難得說出想要自己來種杉木，但都被週遭的人阻撓，因爲他想種植在不太可能生長起來的空地。但是他得到父親允許而開始種植，種了一陣子長成行道樹時，孩童們開始走過此處，看到此景的度十便開心地「張口哈哈大笑」²⁷。一個叫做平二的男生，告訴他自己的田被樹遮住了陽光而要砍掉這些杉木，但平常不會反抗的度十卻在此時反抗，而遭到平二激烈的毆打。其後的記述就如作品中所述：「於是度十這個秋天感染了傷寒而死，平二也正好在這十天前感染了此病而死」²⁸。然而就像是與此事完全無關，孩子們還是每天每天聚集在此樹林下²⁸。這種敘述，就像是說這一天度十沒有吃早飯一樣稀鬆平常，難道度十不是主角嗎？從讀者的心理來看，內心隱藏邪惡的平二在十天前死亡的安排，若說是一種報復也的確沒錯，但即使如此度十的死還是不變的。

但是試著透過故事全部來看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，故事的主軸與其說是度十，不如說是度十所種的樹林。因爲他死後過了二十年，即使週遭景色有了相當的改變，不知何故只有這片樹林被留存下來，而且爲了紀念度十而被命名爲度十公園林保存了下來。智障的度十死了，但他所種的樹林其後一直存留，

這就是完完全全將〈生的痕跡〉留存了下來。

在「虔十公園林」中，好像有學習到一種輕鬆感，這種感覺是將原本沉重的生和死，視為是輕鬆恬淡。理由很清楚，這是因為此處的生和死，並非是聚焦於個人身上。生就是開心通過樹林的孩子們，而哈哈笑地看著他們的男人，對孩子來說就像是停留在樹上的小鳥一樣，即使有一天在某處看不見那個小鳥，孩子們也完全不會在意。死就像小鳥的消失，即使在我的庭院離開，也只是飛去某個地方。虔十也是一樣，只是去了哪裡罷了。所以若說虔十是為了這些不完全認識的孩子們種樹，事實上也不完全正確。虔十是因為想種而種，而所種的樹木運氣好長成漂亮的行道樹，所以孩子們才會經過，只是如此罷了。

若說想要變成虔十那樣，是過於呆板且令人害羞。但若是想要度過像虔十般恬淡的生死，難道我們不能允許嗎？就如微風掠過一般，生會消逝為死，這樣的死我們也一定在哪裡期盼著。小鳥飛去，樹梢搖晃，那瞬間的搖晃才是通往〈個人的死〉的路程，不論有多艱辛，它還是隨即停止。於此之後在天空遠方看得見的小小鳥影，和始終如一的枝葉將會留存下來。若是能夠這樣想，小十郎所受罪孽折磨的程度，或許會有絲毫的減少！而那智慧的豬，也能夠更接近成佛的路！

在〈賢治的世界〉中，還有幾篇的重要作品是與病和死亡有關。也有「銀河鐵道之夜」或「古斯科布陶利的傳記」²⁹之類的重要作品。這些的作品中各有獨立的故事情節，無法順便談論這些重要作品。筆者暫且以——死是消逝而去的小鳥——這一句話作為此篇論文的結論。

注

- 1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二卷、筑摩書房、一九八六年、pp.503-544.
- 2 立川昭二『病いの文化史』、文藝春秋、二〇〇二年、p.306.
- 3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二卷、p.506.
- 4 立川昭二、前掲書、pp.312-313.
- 5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一卷、一九八六年、pp.156-164.
- 6 我們有時可以看到將賢治對其妹とし子（toshiko）的情愛形容為近親亂倫等的評論，但

是這種評論並不會給予我任何感動或啓發。

- 7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二卷、pp.380-381.
- 8 同上、pp.398-399.
- 9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七卷、pp.234-298.
- 10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八卷、筑摩書房、一九八六年、pp.40-51.
- 11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七卷、筑摩書房、一九八五年、p.611.
- 12 同上、pp.133-153.
- 13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六卷、筑摩書房、一九八六年、pp.60-108.
- 14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七卷、p.133.
- 15 同上、pp.135-136.
- 16 同上、p.140.
- 17 同上、pp.152-153.
- 18 同上、pp.70-88.
- 19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五卷、筑摩書房、一九八六年、pp.9-25.
- 20 同上、p.25.
- 21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七卷、p.606.
- 22 同上、pp.58-69.
- 23 同上、p.60.
- 24 同上、p.60.
- 25 同上、p.69.
- 26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六卷、pp.403-412.
- 27 同上、p.408.
- 28 同上、p.409.
- 29 『文庫版宮沢賢治全集』第八卷、pp.230-271.